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百八

明

武宗皇帝

己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勅諭廵行祈福三月郎中黄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于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黄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黄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

亨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畧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壞于佞倖又再
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
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
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字來鳳揚州人等
七人上疏極諫畧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盡皆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
幾于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谷之禍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及
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復
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等十四人刑
部郎中陸俸吳縣人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

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周正敘九谿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人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朝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

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字邦秀藁城人疏救

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得意士民怨恨伺諸大臣

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

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於胸持疏諫當蹕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於廷

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玨大理評事林公輔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遵字孟循江寧人校郎城人玨汲縣人公輔長樂人紹賢盱眙人陽澤

州人軾玉山人緊安樂人惠祥符人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鏊於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察司副使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緒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牋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寧及臧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為帝言曰皆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蹤跡已著其覬覦王之初不與高照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

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巳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

消弭前此雖為
諸權倖所匿楊
廷和容得諉為
不知何未聞其
舉以入告及蕭
淮發其罪狀尢
當密陳碩畫羨
策但征以掩其
不備顧按宣德
故事僅遣重臣
宣諭且以往収
護衛為辭激之
速反使非王守
仁在贛糾合義
旅立奏蕩平其
勢幾莫延難制
廷和之謀國措置

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内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絶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

迂謬若此而當時稱為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泌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

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建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

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刦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進之蕭縣人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為南北津要臨江知縣戴德孺臨海人袁州知府徐漣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

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絶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鋭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縳拱𣚴等宫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悦

王守仁敗宸濠於樵舍（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於黄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邪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饒州府西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

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逆婁氏書苦諫不聽及是嘆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邉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

玉簪故名本涉小說家言至臨清上距張灣水程迂遠武宗即稍輕脫斷不能以單舸從行且嬖倖方日侍嬉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知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失

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晏於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鬮戲符探得鬮帝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

德良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微行輕肬之舉一切悉以歸之殆亦所謂不如是之甚者耳

濠既平相與媢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于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

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至懼自縊死

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叙字子敦榆次人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

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時帝駐蹕舊邸不入大內一日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舊邸太祖為吴王時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張忠許泰屢矯旨召王守仁守仁不赴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

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擊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癸龍江駐蹕儀眞次

宸濠身為悖逆豈可令覬覦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既被擒已逾半載與圖若狂惟聞議征議討而

日至瓜州避雨民間後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

于罪首反置之庭外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都必更加遲緩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毛紀等請帝還大内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啣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鐇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征江彬發寧罪狀即命覊之臨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閲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

武宗為宦官所
誤至于元氣孱
削不克享年乃
回顧生平不憚
引為已愆而于
羣小則特明其
無預武宗固蠱
惑游深亦不應

于竿凡數里不絶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閲視良
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
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
后天下事與内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
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於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

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為解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

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内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獻王祐杬子時獻王薨厚熜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

國醫力竭矣請捐黄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徵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

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厚熜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耶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遣軍俱重賚歸鎮草京城内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宫珠寶歸之内府中外大悦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内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

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於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
禮王顧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
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
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
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
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獘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口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人於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於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寀編修

嘉靖欲推崇自
出本屬人子至
情諸臣必執宋
時濮議相持無
論事理不同且
亦無以慰尊親
本願蓋旁支入
承大統于孝宗
固有為後之義
然以毛衷至親
改稱叔父實亦
情所不安嘉靖
既有父母互易
之疑復有避位
歸藩之請其心
尤為迫切誠使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
尚書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請於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
濮王事受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
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先王孫景後定陶
共王師丹以為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
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
英宗濮定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

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可隐全大義乃必强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于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于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于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

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禮之正揆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悦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陛下惟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之一兆耳

藩邸舊臣不過扈從微勞祗可量加優賚若一概擢之顯秩並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允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儲後卒於家帝念先朝舊臣贈太師謚文康

以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皐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皐以疾

且入俞綸扉既乖量材以授之經而曲徇私情又豈所語于爵人與昔漢文帝修代來之功宋昌等皆膺封爵然彼時決疑定策尚有可稱若袁宗皋建置無聞徒以興府舊恩濫叅機務豈公天下之大道哉

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於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沙呼寶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夤緣貴近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璁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

璁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璁揣知帝意乃遂上疏畧言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

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母自絶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絶其親則不可今宜别立聖考廟於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

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字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璁

帝不聽初璁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璁同舉於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璁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九月葬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諡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於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於

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璁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所訾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議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皇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令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號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子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

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清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典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亦以為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

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㗸步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陜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獻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

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流刦東昌兖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以下註並見前閒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以廵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恵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諡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

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為鎮而卒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為婾婀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隨與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

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朱子十一世孫）爲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洗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字振廷崇仁人劾文左道靡帑帝怒謫廣德州晉廣德縣宋為軍元改路明降為州今州隸江南通判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字公謹青溪人充監禮使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顧鼎臣字九如崑山人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引濮議以定興
王典禮比例固
為失當然至尊
以帝號稱為本
生于嘉靖報本
之志亦無歉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

廷臣議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

乃桂萼等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則悖謬實甚盖父子之親不可絶而尊卑之分亦不可踰孝宗在位日久授受次序甚明獻王本藩服終身豈可令蹤相傳正統致生僭偪之嫌況祖禰定于一尊前此皇叔母之稱張璁固言其應用君臣

并録侍郎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二疏

以聞萼疏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

禮兄而忍令孝宗獨冢此號則入廟薦祼又將何以處之乎萼等迎合希恩不顧素緒傷倫陷其君為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璁為邪說懼帝得疏心動不敢上而留以示萼及是萼並進之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字抑之弋陽人會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太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義尤篤並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人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為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

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議上留中而特旨召

璁萼及書于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

聞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

十餘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

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

錢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内移最後以諫阻内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獻帝主俊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既而

命一鵬與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先帝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於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誹謗後世所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璁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呂柟字仲木高陵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珤字邦彥珤之弟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于朝廷事

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瑤為廷和所不悦瑤先為吏部尚書楊廷和有所不悦改掌詹事與誥勑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瑤入閣瑤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璁桂蕚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先是蕚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璁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蕚又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巳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為無父

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故趣召之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

勛英五世孫家勛大喜約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潼川人等連章劾璁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儻得愈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字原學鄞人修撰舒芬楊慎字用修廷和子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顧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閣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宇自為選郎即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起用林俊起刑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餘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彭澤起兵部尚書孫交字志同安陸人素為獻皇帝愛重帝久聞其名甫即位起戸部尚書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蕚並為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蕚等居之誰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關君父綱常所係甚重然何至勢迫要危循揚

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孚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為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思禮以年老致仕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於廷

帝名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為朋黨於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

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夙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毫無裨益且以指麾詆斥執政被嫉尤深全是徇于私意縱使直聲昭著亦何足取明季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真不可救

獻民（字舜舉綿州人）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

藥矣

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浙江臨海人）黄待顯（蒲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正毋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録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於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字懋卿鄞人）等十有六人杖死自是衣

冠喪氣瑰𦶜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字世臣世為綏德衛總旗往禦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

至是恭蘇爾忽以二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

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於朝帝以獻民總制軍務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急遂為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脇為帥事聞以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為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

復亂命侍郎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楊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苗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名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狥衆始定自甘州軍亂朝廷處之輕諸邊卒頗

無忌故復有是變席書以朱振不宜用識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因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臨潁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為吏部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廸音其分掠甘州者

亦爲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

寇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邉

故相行邉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爲總制温詔褒

美比之郭子儀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宫災

夏五月復轉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夤入錦衣構害甚衆帝即位

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未幾連搆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簿屢次上官榜笞求内改帝擢為光禄寺署丞於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於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

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於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諛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璁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眛死勸陛下爲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臣眛死勸陛下勿爲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内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

廟後更為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宫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字英之慈谿人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田州思明弘治中猛與思明岑濬搆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字廷芳崇德人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復改設流官降猛千戶

徙福建劉大夏所議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覬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鎮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内應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斬猛長子邦彦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後遂改為流

官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字時乘東光人言邇者首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門人盛譽張璁與其閒而援引即一端已足隳其生平操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詭遇耶

崇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眾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居家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勸書早赴名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

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况乃后妃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為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六月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太白陽堡在龍門縣西北即唐嬀州

白陽鎮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殆盡時小王子最富擅控弦十

餘萬多書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曰土默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諳達二部最疆據有河套時入寇邊 小王子徙幕在十一年按濟農舊作吉囊今改

貴宏石珤罷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為經筵講官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毁宏于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 字子理忠曾孫 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剗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譴璁萼于是行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

許故大學士楊廷和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惇及婿修撰金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闗請囑俱逮下詔獄并誣宏及珤為奸黨璁萼將興大獄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宏珤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宜罷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已而言謫官獄亦尋解楊言字惟仁鄞人宏珤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珤者珤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毛紀後以彊諫罷政自是迄嘉靖季冢宰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珤歸後踰年卒謚文隱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謚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閣時

嘉靖欲相張璁已為徇于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淺素無表見更不足以塞衆望徒以中官延譽擢閣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

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字仲明其先諸城人後家京師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況鑾益為涓人所稱譽則其平日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于命相大事惟若輩之言是聽又豈能防微杜漸者乎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與廵按御史石金黄梅人定計

言官職司風紀
遇有奸貪不法

招撫散遣諸軍衹留永順保靖兵一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及其衆皆踴躍羅拜乃因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原許隨事糾彈若令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已即相徇同官分門植黨之風益自此而熾桂萼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不察遂爾偏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如此復何由使奸黨斂跡乎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等數人自辟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辯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萼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今為縣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明置今為臨榆縣屬永平府復逃居洛川姚秦縣今以屬鄜州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太原府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黄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

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録字君卿信陽人録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録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録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内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

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録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人大理卿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等于獄嚴刑推問璁萼等復請逮給事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搒掠録不勝刑

自誣故入人罪璁蕚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録等恨勛搆成寃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等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等皆前劾勛者琦字廷珍洛陽人啟充字以道嘉定州人黜為民者十一人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劾勛者科字一卿涉縣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尚書顔頤壽巡撫江朝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等元錫與才于廷臣會訊時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用再鞫偵者告蕚以聞亦逮問論罪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副使周宣等録以故入人死擬重辟獻夫力

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帝以璁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録頒示天下方璁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璁萼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録姓名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

賈詠罷

馬録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璁萼等搜録篋得之帝

責詠詠引罪致仕去

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

冬十月以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璁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

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

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言賜

之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

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

俻八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於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礟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因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皆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

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怒邊
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
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
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罔報賊死罪固
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
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璁萼等既反李
福建定策復搆興封疆之獄搢紳無不側目而當時
又有陳洸一事洸朝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遽
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文翰不相能命其子桂
訐元翰謫戍元翰摭光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究錄

由是沈不齒于清議已而沈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僉事大恚先是沈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璁萼輩驟顯乃以舊官上疏言璁等議是亟宜去本生之稱侍郎何孟春言沈已外補猶冒舊銜宜究問帝不聽復沈故官沈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吳一鵬等為邪黨璁萼大悅遂引以擊異己于是御史藍田特疏論沈且封上元翰辨冤録都察院請解沈任回籍聽勘帝不得已從之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偕往應璁恐經受賄與焚香誓天會巡按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沈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杜紋沈懼亡詣闕求救于萼帝方持應璁疏未下萼要璁共奏謂沈議禮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得免罪為民尋并原其妻子獄定已久會馬録等得罪沈意希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訐應璁等萼因為沈訟冤遂逮應驄元翰及沈九卿會錦衣衛廷訊是日

黄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為民洗復冠帶猶憾應驄不已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洸及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忌璁萼輩恣横蓋言議禮臣矣　藍田即墨人葉應驄字肅卿鄞人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令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　字維綱東平人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遷學術純正秉節直諒始終如一歸後三年卒子家贈太傅謚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以志明斷至是帝自製文序名曰明

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時毛澄林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喬宇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敘復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遣官存問卒時太保諡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藁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為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諡文定林俊諡貞肅汪俊諡文莊喬宇諡莊簡何孟春諡文簡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復熾上連八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

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塞之一八塞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剎丁後又益龍哈咘咳為十塞猺獠占據於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迴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左右江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為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塞在藤峽迤西循橫石江亦曰橫江在潯州府武宜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擣平八塞於是藤峽復寧初守仁

赴廣西桂蕚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蕚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悼靈皇后後改諡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絶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

黨伊蘭本庫森人幼為番所掠長而黠使阿里妻以妹握兵用事為西陲患庫森舊作曲先今改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勑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絶不必興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

不問已而恭蘇爾祭傲愈甚朝廷不能羈然自伊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巴達子彌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比歲一貢迄隆慶萬歷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　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木今改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隆慶初追諡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莆田人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守仁天姿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輕重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泛濫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始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婁諒字克貞錢德洪名寛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平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

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寛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攻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隆慶初追謚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字宗易任邱人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廷和性沉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為聲律華藻之學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名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疏

張璁桂萼方以逞私報復被劾免官而霍韜復敢攘臂肆言輒以議禮同進為辭欲與之俱去是明知嘉靖回護之隱而巧為要挾其情殊不可問且進退黜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

論一清及璁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官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陸粲（字子餘長州人）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璁還貶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美進之子）請

且及我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當時議禮諸臣結爲朋黨害政恐行輜吏小人之尤耳

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和德仁和人）於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詧諸小雅變象懸符今得毋有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璁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復召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問戍鎮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東）

北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永絕世封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璁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萼因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建先蠶壇于安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壯郊出入未便命于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叔家奴訐永曾盜庫金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禘嚳之文後世遂沿其誤實則禮經所載制度斑斑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洵能折衷于古

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詒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儒子所賣疽發背死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璁蕚所軋不獲以恩禮終歿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恩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爲非禮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齋居陰雨覽

霍韜不知考據
乃以王莽僞書
詆之抑知秦壇
泰圻見于禮記
固不獨周官斷
簡可憑韜說實
為謬陋至于羣
臣集議又復聚
訟紛紜甚至中
立依違漫無定
見豈所以贊襄
大典乎獨是王
宮夜明祀天地
自宜從殺而亦
並號四郊其稱
名究為非典且

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遵之至是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非古禮與張璁言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為四張璁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為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

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帝社亦不免煩瀆不經嘉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為酌今古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盡善也

足據言復上疏以為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據朱子亦以是書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為偽因遂劾韜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婺源人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八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

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懋之孫等九十八人帝特降璽書奬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太祖洪熙以後太祖太宗並配及是言上疏云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揩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成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以為輕改帝降勅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言再疏贊之乃定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殿太

祖太宗並配自是言大蒙帝眷時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禖之神于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秋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顔路曾晳孔鯉乃顔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顔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

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周洪謨言增為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悉宜改正揔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塑像始于唐開元八年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申黨即申棖後禮官議去黨存棖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俱罷

唐宋郊祀推恩費至鉅萬已為

林放蘧瑗等六人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共七人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時編修徐階獨條不可不改五不必改者三詞甚辯帝怒謫階于外　階字子升華亭人乃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改太祖不悅謫濂官成化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宜斥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況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為周謨所抑而止至是璁議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杞啟西　璁謬謂兩廡以勸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謬舉嘉靖方釐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為常例其縱弛又何可勝言蓋是時嘉靖怠氣漸生親郊已成具事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祈醮之所而上辛行事尤

辛卯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為不然因諭張璁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蟄節 明年啟蟄屆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勛代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

為簡瀆不經其于考禮之初衷又何大相剌謬乎

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於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驁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名還氣懾不敢復縱至是以病乞歸未數月卒驁性狠愎為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為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已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為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諜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周（字鳴吾蒲圻人）上言皇姓為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帝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

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議禮進用搆陷行人司正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忮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藩賢者居京師以待皇

嗣之生帝怒下侃獄究交通主使者侃先曾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孚敬而孚敬方憾言黙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紿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之敬孚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及廷鞫拷掠備至侃獨自陳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并並下言等獄再鞫具得其實乃釋言等侃為民澤戍邊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為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先是尊崇禮定帝名

獻皇帝陵曰顯林巳而錦衣百户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巳之至是光禄寺厨役王福等復以為言李時極諫不可事乃寢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李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讙囂不巳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宫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

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晏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麻城人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

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叅議

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

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

和後封靈壁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

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字實卿遂寧人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

罰已久未蒙收録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不稽之言設醮内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為根本之彗汪鋐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下詔獄論死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鋐互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號呼長安街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後

遇赦還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薦（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復詆其妬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孚敬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吳縣人）獻白鹿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寮表賀遂為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昴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

叛軍數人縶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譟殺千户張欽出前叅將黄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寇兵與官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詬而去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藉帝怒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滄州滄州人官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至許宥其死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芥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罪亦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正言頗爲得體但孚敬性稱忮刻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

俾自効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王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侍之又倨會延齡為人所告正德中日者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鞫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証遂解指揮司聰負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昴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幽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僧圍池又僭修踰制及是并發遂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

全或自揣為衆論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忠皆未可知耳

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帝曰自古彊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耶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應天江寧

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字舜舉無錫人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

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恧雖執大政

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

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芥同論為人所痛詆及與璁萼共事持論頗

平妃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帝遂用言等議言會張璁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祖宗啟後之靈可以默會矣帝善其言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趾倣壇壝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而益趣營新廟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